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平糴 常平

平糴

孟子曰犬彘食人食而不知撿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蓋譏其不以法度簡斂也是知善為國者當平豐之歲為凶荒之儲所以順天道備寇賊而紓農人務政本也夫

世有饑穰天之行也邦之經費既不可闕民之資奉於是乎在或上熟而不斂惡歲而亡備焉謂夫能通其變者也若乃權其輕重制其物宜則平糴之法存焉所以上操其柄下得其利農夫不困國用常足者亦繇是焉古之知治道者常從事於斯矣歷代而下咸可述焉

管仲齊大夫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無税於天下而因可乎仲對曰昔武王為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廣平郡曲周縣立重泉之戍戍名也重文恭

（切假設此戍名欲人悍役而竟收粟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聚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雜綵曰繒）軍五歲無藉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亦二什倍而衡（平也）黃金終身無藉於人桓公又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糴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鉅為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鉅烏侯切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合籍人三十泉得以

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饑而發非為常道也故別篇云偏行不去盡也桓公又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萬人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道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玉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為璧尺者萬泉八寸

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也行令半年萬人舍其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者過半

魏文侯相李悝曰悝音魁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理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常新春

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其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以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饑則收百石

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大饑三十石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準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

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平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之善政者也然此事久廢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通達其制更令國寳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並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

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

南齊武帝永明五年詔曰善為國者使民無乏而農益勸是以十一而税周道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𡵂畎緜泉浮汶來貢杞梓皮革必緣楚往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絶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産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實此之繇昔在開運星

紀末周餘幣尚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饑寒之患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平和其價以優黔首遠邦常市雜物非土俗所産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

後魏鹿悆前廢帝普泰中為右光禄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正月詔以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留以外盡糶

唐則天證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勑州縣軍司府官等不得輒取和糴物亦不得遣人替

玄宗開元二年閏二月十八日勑年歲不稔有無須通所在州縣不得閉糴各令當處長吏簡校

十六年九月詔曰如聞天下諸州今歲普熟穀價至賤

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廪縱逢水旱不慮阻饑公私之間或亦為便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五錢百姓有糴易者為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收糴物數具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簡校

二十五年九月戊子勑曰適變從宜有國常典恤人濟物為政所先今歲秋苗遠近豐熟時穀既賤則甚傷農事資均糴以利百姓宜令户部郎中鄭昉殿中侍御史

鄭章於都畿據時價外每斗加三兩錢和糴粟三四百萬石所在貯掌江淮漕運固甚煩勞務在安人宜令休息其江淮間今年所運租停其關輔委度支郎中兼侍御史王翼准此和糴粟三四百萬石應須船運等即與所司審計料奏聞

二十六年三月丙申勑曰如聞寧慶兩州小麥甚賤百姓出糶又無人糴衣服之間或慮難得宜令所司與本道支使計會每㪷加於時價一兩錢糴取二萬石變造

麥飯貯於朔方軍城

二十七年九月勅曰理國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以古先哲后立法濟時使家有三載之儲國有九年之蓄雖遇水旱終保康寧則堯湯之代繇此道也朕以薄德丕承扆圖身雖在於九重心每同於兆庶而徵誠克遂上帝降祥今歲物已秋成農郊大稔豈但京坻之積有同水火之饒宜因豐穰預為收貯濟人救乏孰先于茲宜令所司速計料天下諸州倉有不充三年者宜

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繇長官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收糴

天寶四載五月詔曰如聞今載收麥倍勝常歲稍至豐賤即慮傷農處置之間事資通濟宜令河南河北諸郡長官取當處常平錢於時價外斟別加三五錢量事收糴大麥貯掌其義倉亦宜准此仍委採訪使勾當便勘覆具數一時錄奏諸道有糧儲少處各隨土宜如堪貯積亦准此處分

肅宗上元元年九月勑先緣諸道閉糴頻有處分如聞所在米粟尚未流通宜令諸節度觀察各於管内捉搦不得輒令閉糴

代宗大歷八年十一月癸未勑度支江淮轉運三十萬石米價并脚價充關内和糴時京師大稔穀價驟賤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卹萬姓思以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減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内近加價和糴以利關中人權

也庚子詔京官職田一切官為收糴令度支估以聞度支奏估直五萬貫詔加至八萬貫以來估時賤罷百官也

九年五月庚申以時屬年豐理國之本莫先兵食乃詔度支支七十萬貫諸道轉運使支五十萬貫充和糴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勑自今已後所在一切不得閉糴

及隔截榷稅

德宗興元元年閏十一月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

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東浙西道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差官船運於諸處減價出糴貴從權便以利於人

貞元元年正月詔諸州府不得輒有閉糴

二年十月度支奏京兆河南河中同華陜虢晉絳鄜坊丹延等州府秋夏兩稅青苗等錢物悉折糴粟麥所在儲積以備軍食京兆府兼給錢收糴每斗於時價外更加十錢納於大倉詔可其奏自是每歲行之以贍軍國

十一月度支奏請於京兆府明年夏秋税二十二萬四千貫文又請度支給錢添成四十萬貫令京兆府今年內收糴粟麥五十萬石以備軍食詔從之

三年閏五月度支奏河南河中府及同華晉絳陜虢鄜坊丹延等州今年夏税各送上都及留州留都府錢八十一萬貫請量取三十萬貫折糴豆麥等貯納仍委和糴使兵部郎中姚南仲勾當從之

四年九月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和糴差清強官先給

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搬載送大倉並差御史訪察有違勑文當重科貶先是多被折物或估踰時價或先斂而不訓追集停擁割斂運納遠近怨苦故有是詔
八年十月以西北邊穀賤詔令度支增價和糴以實邊儲凡積米三十三萬斛
九年正月詔曰分災救患法有常規通商惠人國之令典自今宜令州府不得輒有閉糴仍委鹽鐵使及觀察使訪察聞奏

十六年十月勑京兆府今年和糴粟一百萬數内宜減三十萬

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户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今年冬諸州和糴貯粟澤潞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萬石振武豐州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六十萬以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石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於時價每㪷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

備從之

八年九月癸丑權判度支兵部尚書王紹奏請折糴粟京兆府二十五萬石同州五萬石華州三萬石陜州五萬石虢州三萬石河中府三萬石絳州二萬石河南府六萬石河陽節度管内十萬石準舊仍各於本州處中旬時估每㪷加饒五之一京兆府量加五之二以當府秋税青苗錢折納仍委户部以不折估疋段據數俱還從之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勑春農方興種植是切其京西京北和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邊儲無備請置和糴使經年無序徒擾邊人故罷之

七月十八日大赦制近邊所置和糴皆給實價如聞頃來積弊頗甚美利葢歸於主掌善價不及於村閭或虛招以奉於強家或廣儎用盜於游客若不嚴約弊何可除宜委度支精擇京西京北應供軍糧幷和糴院官幷營田水陸轉運切加訪察仍作條流撿括速具奏聞

四年七月乙丑丁卯勅近日訪聞京城米價稍貴須有通變以便公私宜令户部應給百官俸料其中一半合給疋段者廻給官中所糴粟每㪷折錢五十文其疋段委别收貯至冬糴粟填納大倉時人以為甚便

九月詔於關内及關東折糴粟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歉其和糴價以户部錢充收貯畢日仍委户部簹繫尋常不得支用

敬宗寶歷元年八月勅度支於兩畿及鳳州邠涇鄜坊

同華河中陜州河陽等道共和糴折糴聚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也

十二月戊辰勅如聞河東振武今年熟令博糴米十萬斛搬送靈武收貯其價以戶部錢充

文宗太和三年九月詔以河南河北諸道頻年水旱重以兵役而徐汴管內遭水潦如聞江淮諸郡所在豐稔困於甚賤不免傷農州縣長吏茍思自便條約不令出界雖無嚴榜以避詔條而商旅不通米價懸異致令水

旱之處種食無資昔春秋之時列國異政分災救患猶載冊書況今朝典大行遠近一統禁錢閉糴具在赦文宜令御史臺諫御史一人於河南巡撿但每道每州界首物價不等米商不行即時潛有約勒不必更待文榜為驗便具事狀及本貫刺史縣令察判名聞如河南通商旅之後淮南諸郡米價漸起展轉連接之處直至江西湖南荆襄已來並須約勒依此舉勘聞奏仍各令觀察使審詳前後赦條與御史切加訪察不得容蔽

四年七月甲子内出綾絹三十萬疋付户部充和糴

八年八月戊申詔曰歲有歉穰穀有貴賤權其輕重須使通流非止救災亦為利物同州諸縣至河中晉絳京西北豐熟之處宜令近京諸道許商興販往來不得止遏

開成元年閏五月己卯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場收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饒百姓則易糴今年百姓雖放兩税亦須聽其收貯自為歲計但情願出糴

即加於時價收之鄭覃曰不強其所不欲加價收糴人

自樂輸

十月戶部請和糴粟一百萬石

三年九月丙辰朔中書門下奏請配諸道收糴粟一百萬石以備凶年甲申詔令戶部差官京西東都河中共糴粟六十萬石各於當處收貯以備水旱

宣宗大中六年五月勑自收關隴便討黨項邊境生人皆失活業連屬艱食遂不寧居兼軍儲未得殷豐切在

多贍助今年京畿及西北邊稍似時熟即京畿人家競
搬運斛斗入城收為蓄積致使邊塞粟麥依前踴貴兼
省司和糴亦頗艱難其弊至深須有釐革其京西北今
年夏秋斛斗一切禁斷不得令入京畿兩界其年六月
勑近斷京兆北斛斗入京如聞百姓多端以麵造麴入
城貿易所費亦多切宜所在嚴加覺察不得容許
懿宗咸通七年八月戸部奏請開和糴勑曰自數年江
淮頗為饑歉今年稼穡稍似豐穰國家比為傷農是開

和糴如聞積弊繼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徒為名目不益公私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罪所司史官曰和糴之文累朝承弊

大和中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右司員外判戶部姚康以分使和糴錢八萬貫其巡司李孚楊洵美各杖一百允中等悉配邊葢此法未得中也惟白居易元和時為右拾遺上疏論和糴事其理最當辭云

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州和糴將收

錢穀當利農夫以臣所覩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是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殊不然但令府縣之官散配人戶促力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即被捉搦迫蹙鞭撻甚於賦稅和糴之名乃為虛設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於時價稍校饒利誘人人若見利自然遠近爭來利害之間可以比辨苟除前之獘行此之宜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必不得已即不如折

糴者折青苗税錢使直納斛㪷免令賤糶别納見錢在農人亦甚為利况度支和糴多是雜色疋帛百姓多須轉賣然將納税錢至於給付不免侵牟貿易不免損折所失過半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税錢納斛㪷既無賤糶粟米之費又無轉賣疋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繇是而論則配户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曽為和糴之户親被䧟迫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曽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

所不忍覩臣頃者常疏此人病聞於天聽疎逺賤微無
因上達今幸居禁職列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諫獻况
備諳此事深知此獘臣若緘默隱而不言不惟上辜聖
恩實亦下負夙願猶慮愚誠不至聖鑒未迴即望令左
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園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
而與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苟耳或陛下以勅命已行
難於移改以臣愚懇則又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
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相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

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他亦然

十月二十三日御史臺奏今後如有所在閉糴者長吏必加貶降本判官録事參軍並停見任書下考仍勒所在州縣各於版牓寫録此條懸示百姓每道委觀察判官每州府委録事參軍勾當逐月具不閉糴事繇申臺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勑今歳自京已東水潦爲患物價騰踴人户多於西京收糴斛㪷近聞

京西諸道州府逐㪷皆有稅錢遂不通行乃同閉糴宜令各下京西諸道州府凡閉糴斛㪷不得輒有稅索及經過水陸關坊鎮縣妄有邀詰

四年正月壬戌詔曰輦轂之中郊甸之內時物踊貴人戶饑窮訪聞自陝已西遐及邠鳳積年時熟百穀價和縱未能別備於貢輸亦宜廣通於和糴近聞輒有稅索已曾降勑指揮尚恐關鎮阻滯行塗增長物價仰所在長吏切加撿御以濟往來推救災卹患之心明奉國憂

人之道又京圻之内自張全義制置已數十年每聞開墾荒蕪勸課稼穡曾無歉歲甚有餘糧公私貯蓄及多收藏未肯出糶更俟厚價頗失衆情宜令中書門下條流應在京及諸縣有貯斛㪷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行即仰聞奏别具撿括仍委河南府切詳勑命處分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乙酉中書舍人張文寶上言今歳時雨不愆秋苗倍熟應大熟處望下勑收糴以備歉歳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鳳州禁糴出外界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大理少卿路阮上言臣聞卻敵者兵強兵者食兵不強無以驅除禍亂食不足無以贍濟國家方今海内未平寰中多事制叛則必攻必討壯國在足食足兵臣伏見天下諸州府舊穀尚賤新穀又登既漸豐饒例難糶貨臣請國家每隆大計須作預防時當小稔之年可設無窮之備伏請取天下州府錢帛數逐年支計外委逐處長吏於津要處差清白官收

糴粟一色别厫積貯以備荒年若在豐穰之日未見優長如逢饑饉之時方明利濟疏奏不納時輦下養兵數廣於前衣食又倍之猶是合諸藩上供不足以充費閒以畝税並折徵縑帛倉廪曾無兼年之蓄至廢帝嗣位大蝗起率百姓口食天下一空俄致戎人南牧幸其國虚故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勑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豈是愛人宜令沿淮渡口鎮鋪不得止淮南人糴易

三年七月勑沿淮諸州點撿淮南人所糴糧食如是以驢騾為馱及人員擔即仰放過不得以舟車輦運過淮先是淮南大旱井泉涸竭太祖愍之命許博糴至是間吳人收糴入官以備軍食遂詔止輦運過淮

常平

夫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始自列國李悝起平糴之法至於漢世壽昌建常平之制裁之得宜馭之有道雖復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穀有常價民無饑色其後迫於羣議乃從中輟永平之歲導用

舊典市糴益賤廩庾充積既而罷焉晉氏之後南北更主或建置有初或評論靡決名稱之際因革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汔于隋室復有義倉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朱梁五代干戈未息楊雄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幣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與得治財之術哉夫為邦者不可以不務也

漢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歳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漕卒過半帝從之壽昌遂白令邊郡皆平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以給北邊民便之帝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内侯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尤甚二年齊地饑民多餓死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帝從其議

後漢明帝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横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平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廪還積

一云永平十一年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屯騎校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

晉武帝泰始四年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咸寧二年起大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

宋沈曇慶為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

南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武帝欲置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下詔兼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三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豫州二百萬市絲綿綾絹布米菽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荆州米兼粳粟湖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同州二百五十萬西豫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皆市

絹綿布米南兖州兼大麥大豆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文太和十二年詔羣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私之糶之於民如此民必相力田以買官絹貯錢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歉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患也

二十年十二月置常平倉

東魏孝静天平中常調之外隨豐稔各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本州縁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廪之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元元之衆

北齊武成河清三年定令諸州郡常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太祖初為魏相創制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

隋開皇三年陜州置常平倉京師置常平監

五年五月詔置義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

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繇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闕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勅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賴焉一云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會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賙給

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下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朔夏綏靈鹽簡豐鄜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

十六年正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年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戶不過一石中戶

不過七斗下户不過四斗

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令州縣始置社倉

是年九月二十二日詔曰朕祗膺靈命撫字黎民方緝隆平躋之仁壽田畝之賦一切蠲除錙銖之律悉皆停斷是以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兾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噲豐羨則增價而收觽類長之去甚

去泰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并兼宣通壅滯

五年十二月廢常平監官

太宗貞觀二年四月制天下州縣並置義倉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流移或致窮困左丞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之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貸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

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途無以支給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税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饑饉所在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預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朕非所須横生賦斂利民之事深是可行宜下所司議立條制至是户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地畝納二升其粟麥秔

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可之自是倉儲衍溢億兆賴焉

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於雍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置常平倉

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初六日勑義倉據地稅子實是勞煩宜令衆户出粟率上上户五石餘各有差

六年八月京西二市初置常平倉以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貴

顯慶二年十二月三日京西常平倉置平署官員自太宗以

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窮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殆盡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詔曰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自往古苟絶欺隱利益實多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等堪貯者熟亦宜准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江嶺淮浙劒南地皆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並委長官專知改任日遞相付受且以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若無糧儲之備必致饑饉之憂縣令親人風俗所繫隨當處豐約勸課百姓未辦三載之糧且貯一年之食每家别為倉窖非蠶忙農要之時勿許破用仍委刺史及按察使簡校覺察不得容其矯妄

四年五月勑曰天下百姓皆有正條正租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若緣官事便用還以正倉却填近年已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遠送交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即并正租一年兩度打脚雇男鬻女折舍賣田

力極計窮遂即逃竄勢不獲已情實可矜自今已後更不得以義倉回造已上道者不在停限以後若不熟之少者任所司臨時具奏聽進止其脚並以官物充

六年三月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必將厚生阜俗利物弘義朕奉若天命副膺王業思一物失所以百姓為心聞者河北河南頗非善熟之人糧食固應乏少頃雖分遣使臣已領巡問猶慮鰥獨不能自存凡立義倉用為歲備今舊穀向沒新麥未登蠶月務困田家作苦不

有惠恤其何以安宜問彼困儲時令貸給況京坻轉積歲月滋壊因而變造為利弘多將以散滯收羸理財均施所司明作條件俾便公私

七年六月勑關内隴右河東河北五道及荆揚襄河南夔綿益彭蜀資漢劒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

十六年十月勑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

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饑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本錢及當處物各於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糴平易者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得物數具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

二十九年制曰本制倉儲用防水旱朕每念黎庶常憂匱乏承前有遭損之州皆待奏報然始賑給近年亦分命使臣與州縣相知處置尚慮道路懸遠往復淹滯以

此恤人何救懸絶自今已後若有損處應須賑給宜令州縣長官與採訪使勘會量事給訖奏聞朕當重遣使臣宣慰按覆

天寶四載五月詔曰如聞今載收麥倍勝常歲稍至豐賤即慮傷農處置之間事資通濟宜令河南河北諸郡長官取當處常平錢於時價外斟别加三五錢量事收糴大麥貯掌其義倉亦宜准此仍委採訪使勾當便勘覆具數一時録奏諸道有糧儲少處各隨土宜如堪貯

積亦准此處分

六載三月二十二日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四載五月八日并五載三月十六日敕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糶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准開元二十八年七月九日敕量事賒糶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糶舊糴新不同别用其賒糶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甚賤恐更廻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諸道轉運使專判度支户部侍郎

第五琦奏天下諸州望置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

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

三年九月戸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浸廢因循未舉垂三十年其

閭或因凶荒流散餧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益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鹽米雖輕頻年少雨米價不復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郡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

下至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㪷疋段絲麻等常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閲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税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時軍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税亦隨得而盡終不能為常平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

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糶糴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須聞奏

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並宜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

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應天下州府常平義倉

等斛㪷請准舊例減估出糶但以名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達以利百姓從之

穆宗長慶二年十月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所在米價不免踴貴宜委淮南浙西浙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本道有水旱處取常平義倉斛㪷據時估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

四年三月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繇

宜令諸州録事叅軍專勾當苟為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有欠負與减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户部奏聞節級科處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詔曰如聞今歳所在豐稔其義倉斛㪷先有借用處委户部勾當並須及時填足

八年九月詔淮江浙西等道仍歳水潦遣殿中侍御史任畹馳往慰勞以比年賑貸多為姧吏所欺徒有其名惠不及下宜委所在長吏以軍州自貯官倉米減一半

價出糶務及貧弱如無貯蓄處即以常平義倉米糶田苗全損處全放其年青苗錢餘亦量議蠲減

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常平義倉本虞水旱以時賑卹州府不詳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奏候進止自今已後應遭水旱處先據貧下户及鰥寡惸獨不濟者便開倉准元勑作等第賑貸訖具數申報有司如或水旱尤甚米麥翔貴亦任准元年勑或減價出糶熟時糴填委諸道觀察使各下諸州重令知悉

三月制曰朕以寡德託於兆人之上雖兢兢業業思理不怠而政道多闕和氣用傷仍歲水旱黎民艱食爲之父母斯心鬱陶如聞魏博六州阻饑尤甚野無青草道殣相望及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饑疫慮乏鍾餉其魏博宜賜粟五萬石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等三道各賜糙米二萬石充賑給委度支逐便遣淮南浙西兩道委長吏以常平義倉粟賑賜應諸道有饑疫處軍糧積蓄之外其屬度支戸部雜穀並令

減價出糶以濟貧人其有宰牧非才貪殘為害及承前積弊須有條流或冤獄留滯速宜疎决者並委觀察使糾察詳訪具狀聞奏用弭天青以副朕焦勞之慮

開成元年八月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起今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充盈縱逢水旱之災永絶流亡之慮勑從之

十一月陳許觀察使杜悰奏陳許蔡三州常平義倉斛

斗除元數外當使添置粟一十萬石分貯三州以備水旱

十二月鹽鐵轉運使奏據江淮留後盧鈞以江淮諸州人將阻饑請於來年運米數內量留收貯至春夏百姓饑乏之際減價出糶收其直待熟償之無損于官有利于人帝嘉之詔留常運米三十萬石

宣宗以會昌六年即位五月赦節年常平義倉斛斗已出百姓太和中又於常數外每畝配率一升稱防災沴

其所徵常平義倉正數都無商量如聞此色在諸州縣皆兩徵已困之人何堪重斂自今已後宜停徵太和中每畝率配之數仍令所在長吏分明曉示以絶奸欺大中六年四月戸部奏天下州府收管常平義倉斛㪷今日已後如諸道應遭災荒水旱便委長吏清強官審勘如實是水旱處便任開倉先貧下不濟户給貸訖具數分析申奏并報臣本司切不得妄給與富豪人户其所使斛斗仍仰録事叅軍至當年秋熟後專勾當據數

追收填納不令違欠如州府無水旱妄有給使又不及時填貯其錄事參軍本判官重加殿罰其長吏具銜奏聽進止所冀得濟疲民兼免欠闕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中書舍人張文寳請復常平倉

四年九月左補闕張昭遠奏切見今秋物價絶賤百姓隨地畒細配錢物名目多般皆賤糶供輸極傷農業既未能減放貯請加估折納斛斗稍便於民又國朝已來

備凶年之法州府置常平倉饑歳以賑貧民請於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斗以倉貯之依常平法出納則國家常有粟而民不匱也疏奏不報

長興元年五月右司郎中盧導奏請置常平義倉以備凶年

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允昇上言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時或水旱為災蟲蝗害稼既無九年之蓄寧救萬姓之饑天災流行古今代有而前代縱逢災歉

免至流亡益以分災恤民素有儲備臣請依古法置常
平倉請於天下京都州府租賦五斛斗上每斗別納一
升別倉貯積若凶災之處出貸貧民豐年即納本數庶
幾生聚永洽綏懷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范鏞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邦計部

屯田

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屯田之利

繇是興矣自漢武創制置吏卒五六萬人充國上狀條

便宜十有二事新莽偽政則立田禾將軍東漢永平亦

命宜禾都尉魏晉而下無代無之是皆因戍營田因田

積穀兼兵民之力省飛輓之勞比夫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其利豈不博哉然而輪臺之耕龜兹曰來迫吾國車師之壁匈奴曰必争此地或攻擾田疇或蕩揺邉戍募民敢徙徒垂空言調吏而行復致胥怨若乃任峻為典農之官所在積粟鄧艾著濟河之論資食有儲斯皆不越中區近在宇下厥功易就人靡告勞故魏氏之致冨饒晋人之能尅敵者用此道也

漢武帝太初末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

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謂得拜職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言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以給使外國者（謂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及匈奴昆邪王降後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其地相接不絕）是時軍旅連出師行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

㨗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言以錐刀及黄金綵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騎置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謂妻子家屬就畜積為本業

畜讀曰蓄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勑太守都尉明逢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帝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不復出軍

昭帝即位初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龜茲貴人姑翼龜茲讀曰邱慈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

始元二年八月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調發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部率習射戰士于張掖為屯田也

元鳳四年平樂監傅介子既殺樓蘭王漢乃立尉屠耆為王尉屠耆樓蘭王弟先為質於漢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填音竹刃切其後更置都尉

宣帝地節二年詔遣侍郎鄭吉及校尉司馬憙許吏切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田渠犁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車師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

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閒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埶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

餘里楊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兵去廼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匈奴傳云宣帝時西域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匈奴收其餘東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後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騎奥音郁鞬音居言切與左人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

神爵三年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使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地名枝莎車之地枝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

護都護治烏孫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都護治焉

趙充國為後將軍討叛羌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槀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鮮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卒讀曰倅）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二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軍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切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畜讀曰蓄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帝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敵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

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敵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

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還也）萬人留

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雖未即伏辜兵決可

朞月而望羌人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

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人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人令不得歸肥饒之墬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人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賕羌人賕亦示字楊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閒讀曰閑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敵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疾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帝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敵雖未伏誅兵決可朞月而

望朞月而望者謂令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敵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令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畧其

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敵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敵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闌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因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便兵弩飭鬭具逢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

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敵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切重音直用切是臣之愚計所以度敵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敵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

能滅先零亶能令敵絕不為小寇亶讀曰但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敝與弊同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鄉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輙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

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帝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人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帝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敵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戊巳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職故稱戊巳時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王莽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馬援家屬隨隗囂賓子恂歸雒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中帝許之

六年討敵將軍王霸屯田新安時太中大夫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敵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今伊州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

章帝建初二年復罷屯田伊吾盧

順帝永建元年復朔方西河上郡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内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

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內右扶風韓皓代馬賢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後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觧仇詛盟各自警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六年以伊吾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復為十部復

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靈帝中平中傅燮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魏太祖初興值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既破黄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及韓浩建置屯田議太祖乃下令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冦畧飽則棄餘瓦觧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

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開置芍陂屯田芍音鵲今壽州州郡列置田官淮南郡吏倉慈為綏集都尉數年中所在積穀倉廩皆滿官渡之戰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任峻時太祖欲廣置屯田以司空掾國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

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

劉靖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修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

梁習為并州刺史揔故部曲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

齊王正始中司馬宣王秉政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初宣王欲廣田畜穀為滅吳

之資乃使鄧艾行陳項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澆溉以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糧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

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尅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施行復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蜀後主建興中諸葛亮為丞相出師侵魏據五丈原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

吳大帝赤烏中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

領都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

晉安平王孚魏明帝時為度支尚書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繇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

扶風王駿武帝初為鎮西將軍都督雍梁等州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僚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羊祜為都督荆州諸軍事率營兵出鎮南夏時吳石城

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束晳太康中為張華司空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繇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

義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畎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令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

牧此誠不然桒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兾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騏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吴澤良田數千頃貯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潟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搆說官長終

於不破𡗗亦谷口之謡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
當令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堨之宜必多𡗗數最
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鍤多
稔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潢潦𦢊滎山川而霖雨息
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
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
陽平頓邱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
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

一舉兩得外實內寛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荀崧為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兖二州揚之晉陵軍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

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許雒開江西𤘈音劉田千餘頃以為軍儲

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

廩

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濵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

宋毛修之為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修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

王弘為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叅軍主簿時農務頻息末役繁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畞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

歲功而府資役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迴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之餘者皆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治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

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
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
來斯務弛廢田蕪廩虛實亦繇此弘過蒙飾擢志輸
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耶至於當否尊自當裁
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幾有務農
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南齊桓崇祖為豫州刺史平西將軍明帝使入關參敵
消息還勑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耶所少者食

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遂勑崇祖修治芍陂田

祖冲之為長水校尉領冗從僕射冲之造安邉論欲開屯田廣農殖明帝建武中使冲之廵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竟不行

徐孝嗣建武末為尚書令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里長轂成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已還詳畧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賖即以當

令宜有要術竊尋縁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苦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邉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為嗟嘆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已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

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兖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别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歳終言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縁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畧不可計奏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

梁陳慶之為都督南北司豫諸軍事罷義陽鎮兵停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賞之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時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

裴邃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後又為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廪盈實省息邉運軍民人吏獲安

後魏東平公儀秦王翰之子道武命督屯田於河外自五原至稒陽外務農稼大得人心

薛虎子為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於孝文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已来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并兼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若不委粟彭城以強豐沛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即目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無毫釐之潤語其私則横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益也

令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溉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尚衆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充於數年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亦有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強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孝文納

之

范紹爲寧遠將軍義陽太守時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

宋弁爲黄門郎隨車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潁鄞皆減戍士營農水陸兼作

杜纂爲積弩將軍既平南陽又詣赭陽武陽二郡課種

公田隨供軍費

北齊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邉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

嵇曄孝昭皇建中為平州刺史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稲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内置懐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隋郭衍文帝開皇中為朔中總管所部有常安鎮北接

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石民免轉輸之勞

趙仲卿為朔州總管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邉軍旅數起轉輸勞弊帝乃令仲卿於長城已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

煬帝大業中劉權從征吐谷渾帝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

唐高祖武德初竇靜為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上表請於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彞等爭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高祖善之六年秦王又奏請益置屯田於并州界高祖從之

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擊臨洮羌破其部衆軌度羌胡終為後患於松州置屯田以備後舉

太宗貞觀初張儉為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致穀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儉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

張公謹為代州都督上表請屯田以省轉運

高宗顯慶中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鎮守百濟於是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畧高麗

則天天授初婁師德為檢校豐州都督知營田事則天下書勞曰卿受委北垂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

收粟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輸運之艱兩軍及其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忻悦良深長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拜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為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

郭元振長安中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涼州粟

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遂斛至數十錢積軍糧可支數十年

中宗時王晙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晙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庚戌詔曰陳許豫壽等四州本開稻田將利百姓度其收穫甚役功庸何如分地均耕令人自種先所置屯田宜并定其地量給逃還及

貧下百姓

代宗大歷五年詔諸州置屯田並停特留華同澤等三州屯乃悉以度支之務委于宰臣

李承大歷末為淮南淮西黜陟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潮屯田潟鹵歲收十倍至德宗初嚴郢為京兆尹宰相楊炎不習邊事請於豐州屯田發關輔人開陵陽渠人頗苦之郢嘗從事朔方曉其利害乃具五城舊屯及募兵倉儲等數奏曰按舊屯沃饒之地今十不耕

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其諸屯水利可種之田甚廣

蓋功力不及因致荒廢今若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

渠營田徒擾兆庶必無其利臣不敢遠引他事請以內

園植稻明之且秦地膏腴田稱第一其內園丁皆京兆

人於當處營田月一替其易可見然每人月給錢八千

糧食在外內園使猶僦募不占奏令府司集事計一丁

歲當錢九十六千米七斛二斗計所僦丁三百每歲合

給錢二萬八千八百貫米二千一百六十斛不知歲終

收穫幾何臣計所得不補所費況二千餘里發人出塞屯田一歲方替其糧穀從太原轉餉運直至多又每人須給錢六十三千米七斛二斗私出資費數又倍之據所收必不登本而闗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纖甸而無益軍儲與天寶已前屯田事殊臣雖至愚不敢不熟計惟當省察疏奏不報郢又上奏曰伏以五城舊屯其數至廣臣前已挾名聞奏訖其五城軍士若以今日所運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至冬輸之又以所送開渠功直

布帛先給田者至冬令據時估輸穀如此即關輔免於

徵發五城豐厚力農闢田比之浚渠十倍之利也時炎

方用事卽議不省卒開陵陽渠而竟棄之

劉怦為雄武軍使廣屯田節用以辦理稱

李元諒貞元中為隴右節度於涇州及良原收軍田粟

數萬石初將刈穫涇原節度劉昌遣兵數千屯於潘原

以禦蕃冦自是邉軍頗有積儲

李復為義成軍節度使請於白馬衛南置屯田數百畝

以資軍食時人悅之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勤公事善部署曲環之為節度使元陽為大將環使董作於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無歲不稔軍中足食

憲宗元和三年六月以東都防禦使舊苑内營田六百五十頃至六年令河南府收管營種歲終具所得聞奏其營田兵罷之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詔諸道除邊軍營田處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田自為軍中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并以塉地迴換百姓肥濃地其軍中如要營田任取食糧健卒而不得輒妄招召

敬宗長慶四年七月靈武節度使奏於特進渠新置營田六百頃

寶歷元年楊元卿為滄景節度使詔以所置屯田有裨國用命兼充當道營田使是冬元卿上言營田收廩粟

二十萬斛請付度支充軍糧
崔弘禮為河陽節度使上言於秦渠下闢荒田三百頃
歲收粟二萬斛從寶歷二年減去度支所給數
文宗太和中殷侑為滄齊德等州觀察使上言當管河
北兩州百姓耕牛見管戶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四除老
弱單獨外其間大半力堪營種去年緣無耕牛百姓掘
草根充糧一年虛過饑餓相繼轉死道路臣去年躬親
勸責酌量人力於一萬三千戶內每戶請牛一具支絹

綾五疋計三萬疋餘二千戸不得牛營田不敢不奏詔曰滄州營田已有次第耕牛欠數頻有奏論方及春農實資濟恤宜更賜綾絹一萬疋其來年將士糧米便勒本道自供

六年二月戸部尚書判度支王起奏靈武邠寧田土寬廣又復肥濃悉堪種蒔承前但逐年旋支錢收糴悉無貯積與本道計會立營田從之

七年四月以宣武軍先置營田別加田卒至是勅罷其

卒計所停糧五萬七千餘斛節度使楊元卿奏請於營田頃畝之内加税小麥三萬九千餘斛以代給其糧而留其卒詔許之

開成元年三月戊午度支奏請停京西營田

武宗會昌六年五月赦節文靈武天德三城封部之内皆有良田緣無居人久絶耕種自今已後天下囚徒合處死刑情非巨蠹者特許生全并家口配流此三道仍令本軍鎮各收管安存兼接借農具務使耕植

宣宗大中三年八月勑曰原州威州秦州武州並六關

訪聞土地肥饒水草豐美如有百姓要墾闢耕種五年

内不加稅賦五年後量定户籍便為永業其京城有犯

事合流役囚徒從今後一切配十處收管者十處者謂

原州秦州威州武州驛藏關石門關木峽關六盤關制

勝關石峽關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西京奏制置三白渠起置營

田務一十一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戸部員外郎知誥于嶠上言請邊上兵士起置營田斆趙充國諸葛亮之術庶令且戰且耕望致輕傜

十二月左司郎中盧損上言以今歲南征運糧糜費唐鄧復郢地利膏腴請以下軍官健興置營田庶減民役以備軍行

長興元年七月前洋州節度副使程乂嶶陳利見請於瀛莫兩州界起置營田以備邊因授乂嶶莫州刺史充

兩州營田使

晉張希崇為靈州兩使留後先是州界與戎人交處每歲以戍兵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及開故屯田諭邊士使播種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戎節

冊府元龜卷五百三